



王玉

出生：民國55年生

學歷：碩士

現職：佛羅倫薩大學進修

曾發表之作品：「一葉知秋」、「春神來了」

獲獎記錄：文建會優良舞台劇本獎佳作／洪建全
兒童文學獎等

創作理念

這個劇本期採用抽象的形式，探索從本體的「一」，到第二位（對象），乃至第三位（「一」與「二」的中介）間關係上的必然性發展。這三者間存續的關係，落實到人物身上，討論了女（陰）男（陽）的關係；權力交替及政治的影射……等等世態。本劇共分三場。

一、二幕中，所呈現的分別是「一」個人獨處的困厄與孤寂，以及當一分裂為「二」時，兩者之間無可避免的吸引和拒斥力。至第三場時才出現的人物（藍），他是一個形上的理念——某種聯結兩物為一體的「接著劑」——有人冠之以「愛」、「真理」乃至「共識」等名銜；亦即一種人類聯合的理想，使分裂者恢復和諧共融的狀態。本劇的結局指涉另一個開端，因為那是另一個循環的開始，一如我們的世態。

舞台劇劇本

第三位

劇情大綱

人物說明

- 穿白色大禮服的男子〔白〕
- 穿大紅色洋裝的女子〔紅〕
- 穿藍色運動服裝的男子〔藍〕
- 大提琴演奏者
- 童子軍鼓手
- 周身纏裹淡綠色紗布的人
- 周身纏裹橙黃色紗布的人

- 註1：人物的裝扮盡量風格化取向。另以凸顯場景和語言之張力為主，作適度調整。
- 註2：理想中的場景，應是有點類似樂高玩具（顏色鮮明的塑膠積木）的質感——包括道具及人物造型。
- 註3：除中央演出區外，餘皆暗場（背景黑暗勿打燈）處理。

—第一場—

(暗綠色的表演場中央，擺置著一具十級的階梯。階梯後方是一堵灰白色，由積木塊堆疊而成的矮牆。)

(階梯的第三層，坐著一名頭戴白色高禮貌，身穿白色大禮服的男子。由於燈光・化妝及刻意壓低帽簷的緣故，此人的面孔始終模糊不清。他彎著背，一手支著下顎，另一手撫著自己的後腦勺，作低頭沉思狀。)

(鳥鳴聲，狗吠聲，垃圾車駛過的音樂聲。)

(此人默坐在階上，低著頭，文風不動。)

(附近忽然傳來一陣尖銳的女性尖叫聲：「啊——！」)

(他一愣，略微抬頭，但隨即又低下頭去，恢復剛才的姿勢。)

(消防車或是警察車的警笛聲，由近而遠，而消失。)

(他扣了一下手指：「答！」，隨後略仰起頭，朝四周望望。)

白：(含糊的)什麼？

(無人回答。他再度沉默，垂首望著自己搖擺兩下的膝蓋。猛然站起來，在階梯前來回踱步兩趟，停下來，沉思地望著階梯後面的白色矮牆。)

(從舊式電唱機裡放出的音樂——泰綺思冥想曲——溫柔的調子響起，非常小聲地。)

(他配合著樂聲，輕巧地・柔和地步上兩級階梯，然後以一個極不自然的姿勢傾斜躺下。他的面頰緊靠在一級階梯上，一隻手枕著頭，另一手則順勢輕叩著木梯的階面，打拍子。稍頃，有些困難的翻了一個身，重複著輕叩臺階的動作。)

(如此過了一會兒，他一臉迷惘神情地坐起來，整整禮服前襟。站起來，拍拍外衣長褲，復戴正帽子。)

白：以前，曾經想過……(配合著音樂，以熟練舞步單足旋了個身，停下來)種一株花，在沙地上……

(他回頭望望那堵矮牆，想了一下。躊躇地繞過梯子走到矮牆前面，

將臉湊近，吻著牆壁，並且伸展雙臂，試圖環抱整堵牆。）

白：（半嚙語的）但…不管怎麼澆水，它還是……

（轟然一聲，牆塌陷，成為一堆灰白色磚塊。）

白：…死了

（他默立原地，低頭望著頹牆一會兒，緩慢地蹲下身，拾起一塊牆磚，將其緊貼自己的臉，非常傷心地默默抽泣著。）

（燈光隨著唱片音樂聲的逐漸消失而全暗。）

（一陣寂靜。）

（漸響起淅瀝的雨聲，持續約五秒。）

（頹牆後，慢慢浮現出一個黝黯的身影，以大提琴拉著泰綺思的曲調。）

白：（OS，聲音裡帶著些許愉悅）看，如果麥子不落入土中死去，就不會生出許多新麥……如果舊牆不坍塌，就不會……

（拉大提琴的人和琴音俱消失在黑暗裡。）

（燈亮。）

（白坐在階梯的最上層，雙手托腮，沉默著。）

（他步下階梯。）

（他站在階梯前，張大嘴巴打呵欠，伸懶腰。）

（他抖動雙腿——先抖左腳，再輪右腳，再重複兩遍。）

（他伸展雙臂，跳動著做健身操。）

（他朝面前一樣走過的東西狠踢一腳——一陣小狗慘嚎聲響起。）

（他返身跳回階梯上以防被狗咬，並得意的作出繼續逗弄的姿勢。）

（他在第四層階梯上撿起一本隱形的雜誌，一面翻閱著，一面發出淫邪的笑聲。）

（傳來兩聲小鼓聲。）

（他丟下雜誌，默立原地。）

（一陣沉寂。）

（他下了階梯，試圖踏出剛才的舞步——一·二·三·轉；一·

二・三・轉……)

(他忽然停下來，急忙地拉平自己的衣服，戴正帽子。)

(他發了一會兒默，然後回到第三階臺階，盤腿坐下。)

(在不算短的靜默中，他始終閉著眼，理氣調神。)

(雨聲出。持續十秒鐘，漸弱。)

白：(在毫無伴奏下，用枯乾嗓門吟道) …他一說一人一單一獨一

不一好一我一要一給—he一造一個一相一稱一的…助一手一然

一後—he一就一用一土…造了一地一上的一各一種一野一

獸一和一天一空一中的一各一種一飛一鳥，都一引一到一面

一前…給—he一取一名一字一就一成了一那一生一物的一

名一字，但—he一沒一有—找—著——一個—與—自—己—相

一稱—的一助—手，就—熟—睡—了一過—去—醒—來—卻—

發—現—了一給—he—的一人，是—he—的一骨—中—之一骨

一肉—中—之一肉—的一那一位，這—正—是—he—的一親—

骨—肉—我—愛—慕—的，為—此—人—應—該—離—開—自

—己—的一父—母—親，依—附—於—另——一個—人—成—

為——一體—成—為——一體—成—為——一體……

(他的歌聲逐漸暗啞，終至停頓消失。)

(半晌。)

白：(睜開眼，冷笑) 哼，在乎才怪！(起身。)

(他微愣地站在第三層階梯上，舉起右手輕輕搓揉著自己的右頰。稍

後，步上第五個階坐下，看看身旁的空位，靦腆地笑笑。)

白：那祇不過是個…玩笑罷了。

(停頓一下。)

(雨聲。)

(他兩眼直視前方，發默。)

(雨聲。)

白：如果麥子……(絕望地) 永遠不死……？

(雨聲。)

白：（對著旁邊的空無）不！…不能這麼做，別逼我！…拜託…
 我祇不過是個…正人，君子…原諒我不能答應…別這樣，不要為難我吧…求你……（忽安靜下來。坐正，整飾著外衣。）
 （頹牆處的大提琴手幽幽浮現，輕輕拉奏著泰綺思的旋律。）
 （他不再探詢聲音的方向。站起來，跨上最高的一層階梯坐下。）
 （他挺著背脊，動也不動。）
 （大提琴手若隱若現，慢慢地隨琴音隱去，消失在廢墟之中。四周僅剩餘黑暗和寧靜。）
 （他雙手掩面，彎下背，將頭深埋在兩膝之間。）
 （沉默半晌。）
 （他直起身子來，發出一聲野獸般的悲鳴。）
 白：（仰面朝天，嗚咽）喔，神啊…！（再度掩著臉俯下身去。）
 （片刻的沉寂。）
 （他緩緩坐正，歆望前方。蹣跚地一步一步走下了階梯。）
 白：（低頭整理衣服，喃喃地）我要……（忽停下來，粗暴地吼）
 我要！
 （他把自己的白色禮服外套胡亂脫下，甩拋在階梯上；他扯開絲質襯衫的領口；他踢掉皮鞋，拉掉領結；他摘下頭上的高禮帽，使勁丟棄於地，跳上去，以雙腳用力踐踏。）
 （他突然停止不動，轉頭注視著昏暗舞臺的一角。）
 （安靜下來。）
 （極細微的雨聲。）
 （有高跟鞋走路的聲音，由遠而近。）
 白：（凝望著那個方向，無法掩飾興奮地，微顫道）妳…來啦？！
 （燈暗。）
 [第一場結束]

舞台劇劇本

——第二場——
(燈亮)

(穿白色禮服的男子坐在階梯靠左邊的最上層。一名穿大紅色洋裝的女郎坐在階梯靠右邊的最低一階上。兩人都托著腮，各有所思的樣子。)

紅：(微微側身向後)可以了嗎？(她的聲音真是清脆悅耳！)

白：(如夢初醒地)呀！什麼？

紅：我可以…上去…跟你坐在一起了嗎？

白：(柔和地)喔，那不行！

紅：(看著前方)為什麼吶……

白：(在她背後低頭凝視她)妳知道的呀！

紅：知道什麼？我忘記了……

白：(責備地搖搖頭)這樣是不行的喲……

紅：(試圖回頭)我真的……

白：(緊張地大吼)不許回頭！

紅：(轉回來，抱怨地)這也是規定之一嗎？

白：(歎氣)妳知道的呀……

(沉默了一下。)

紅：但…你喜歡這樣嗎？

白：這不是喜不喜歡的問題。

紅：那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白：不是問題，是原則。

紅：是原則問題？

(停頓。)

紅：是原則問題？

白：我拜託妳…！

紅：嗯，拜託我什麼？

白：不要煩我……

舞台劇劇本

紅：你嫌我煩？
白：不是，當然不…！
紅：那我走好嗎？
白：不行！拜託！不行！
紅：那…我可以嗎？
白：（警覺地）可以什麼？
紅：上去……
白：別……
紅：只上一階？
白：…一階？
紅：（微笑起來）只上去一階，靠近你一點。
白：妳呀……
紅：可以嗎？
白：…好，好吧！…不過，只能一階。
（紅起身，一下子踏上兩階臺階。）
白：（怒斥）喂，不行！
紅：（右腳停在第四階上，佯裝不懂）為什麼吶？
白：你明知故犯。
紅：（收回腳，坐下）好嘛！
（沉默著。）
白：（欲言又止）妳……
紅：（沒好氣地）幹什麼？
白：我聽說…妳唱歌給一個人聽……
紅：是嗎？那又怎樣？
白：一個細長眼睛的男人……
紅：大概吧，那又怎樣？我喜歡唱歌呀！（回身）要不要我也唱歌給你聽？
白：（低著頭不看她，喃喃地）一個細長眼睛的男人……
紅：（轉回來）好啦，騙你的，沒這個人。

舞台劇劇本

白：（欣喜地抬頭）真的？！

紅：真的啦，騙你幹嘛！（隨口哼出一・二句殖民地時期的民謠，
一面促狹地斜睇著觀察他的反應。）

白：（逕看著地上繼續咕噥）細長的眼睛……

紅：（嘀咕）紅通通的沙豬眼……！

白：妳說什麼？

紅：沒有。（停頓）我也喜歡跳舞。

白：……？

紅：（強調的）我真的很喜歡喔，喜歡得不得了。

白：噢，妳喜歡……？

紅：跳舞。

白：喔，跳舞……和誰跳？

紅：一個有一雙細長眼睛的男人。

白：……

紅：騙你的！

白：我知道。

紅：我是說，「沒有這個人」是騙你的。

白：拜託……我頭痛起來了。

紅：那是你的老毛病呵！

白：…妳說的不錯。

紅：你還有一個毛病，就是老想往外跑。

（停頓。）

白：（禁不住嚮往地）在世界各地，經過每一個城市的碼頭……

（一陣沉默。）

白：其實，我想念妳。

紅：（笑起來）好肉麻呀！（停）既然這樣…我可以上去，跟你坐
在一起嗎？

白：不…等一下，等一下再說。

紅：哈，我就知道你會這樣說。

白：保持這樣——不要回頭，更不准上來。

紅：我討厭這個「不」字——如果我願意，我隨時可以離開。

白：不……

紅：你看，又來了。（開始左顧右盼起來。）

白：（凝視她，突然迸出一句）我早就知道了！

紅：（注意）知道什麼？（看了他一眼，忍不住掩口笑）嘻嘻……

白：（狠狠地，卻轉開臉去不直視她）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紅：噢！（捉弄地）你「知道」了啦？真糟糕吶！

白：（跳起來，顫抖地指著她）妳…妳這個女…女人！老早就想…離開我…遠去…跑掉…拋棄我…拋棄我…一個人…在家裡…床上…一個人…（像男童般嗚咽著）妳好壞！（用力跺腳）好壞！好壞！壞！壞！壞！……

紅：（驚愕地，也站起來）別鬧了！你這孩子……

白：（淚流成河）不准我這個，又不准那個，其實妳自己才是最狠心的……走開啦！我才不需要妳！滾遠一點！滾！……

紅：（絲毫不動怒，反而更形溫柔地）來！寶貝，來！別鬧了噢！（伸開雙臂迎向他）可愛的貝貝，我最親愛的……我怎麼可能會丟下你不管呢？別聽人家的！他們很壞的知道嗎……他們是大壞蛋啲……（白遲疑地看著她，靦腆地投入她的懷抱中。她摟著他的脖子坐下，搖晃著輕拍他的背。）

紅：（一面撫拍他，一面低哼著搖籃曲）不哭不哭……乖喔乖……搖啊搖……

白：（埋首在她懷中，邊啜泣邊含糊地發誓）以後……我以後要買很多東西給妳喔……我一定會……我會送給妳很多東西喔……我一定要送妳……我要給妳……要給妳……

紅：（笑著應）給我嗎？你很喜歡「給」呵，小乖……

白：（輕推開她溫暖的懷抱，鄭重地說）我發誓！

紅：（敷衍地）好啊好啊……

舞台劇劇本

白：（站起來）那妳也要發誓。

紅：（仰起頭看他的臉）我？

白：（命令的語氣）妳要接受我給妳的東西！

紅：接——受？

白：對！

紅：接受一切？

白：發不發誓？

紅：（笑）喔，算了吧……

白：（嚴肅地）我說真的！

紅：（嘆口氣）好吧，我習慣接受別人給的。

白：（大喜過望）真的？

紅：但是啊，要用我的方式，我才接受。你不給人東西很難受吧？

其次我是在幫你啊。

白：（沒聽到般，喜滋滋地自語）我要栽培妳……

紅：栽培？……

白：灌溉妳……

紅：灌溉？……

（兩人沉默，各自面對不同的方向。）

（細雨聲響起。）

紅：（若有所思地）若是我答應的話……知道嗎？我喜歡強者。

白：喔？

紅：你總得做點什麼來證明……你很強……（突發奇想般）你如果

做點什麼，證明你是個……君王，我將心甘情願地……跟你在

一起……生活。

白：很強？君王？

紅：只是一個假設而已，讓我們假裝……

白：假裝自己是個君王？而妳是王后？

紅：（喪失興趣般）只是個建議啦。（白他一眼）希望你偶然做些

有趣的、讓人興奮的事……你若真有心，我願意幫你喔！

白：（志得意滿的）好！我會考慮妳的建議。

紅：謝啦！

（沉默。雨聲。）

白：妳知道，我經常遠遠地看妳，站在很遠的地方看著妳。

紅：好感動吶……你說的可是真的？

白：真的，但妳一直沒發現我……因為我站得很遠……

紅：（有點被感動地）噯，真是的！

白：一直到我終於發現，我愛上了……

紅：（輕輕複誦）愛上了？

白：我愛上了的，是妳——和我，之間的距離。

紅：（眼裡立即泛起失望的淚光）…所以你愛上的是——距離？

白：不是距離本身，而是「妳」和「我」之間的距離。

紅：…但那有什麼差別呢？

白：我所愛的距離，只存在於妳和我之間。

紅：所以你不和別人，只想和我——保持距離？我明白了……

白：不對！妳誤會了！

紅：這還有什麼好說的呢？！（雙手掩面，無聲的啜泣著。）

（半晌。）

白：為何妳不能了解？！……（她依舊掩著臉）我……很難陳述…

…我的心情……若沒有妳……很寂寞……我真的……（她慢慢抬起頭來）不知如何……表述……（她微笑了。）

紅：那就別再解釋了啦！

（停頓。）

紅：你離不開我的。

白：怎麼？

紅：沒有了我，你能擁有什麼？還能跟誰保持距離？

白：哈哈！

（雨聲消失，代之以響亮有節的鼓聲。）

（一名童子軍胸前懸著一面小鼓，一面敲打，一面走到階梯前。）

舞台劇劇本

童子軍：（順著鼓聲的節奏大聲唸）一・二・三・木頭人！一・二・三・木頭人！一・二・三・木頭人！……（打階梯前面直線踏步下場。）

（坐在階梯上的兩人，一齊目送著童子軍的背影。）

紅：好可愛！

白：（附和著）可愛極了！

紅：孩子都是可愛的，不是嗎？

白：就是說！

紅：如果可以……我是說，情況允許的話，我們也可以有一個……

白：有一個……孩子？

紅：對，就像那個孩子一樣……可愛。

白：（若有所思地）我比較喜歡女孩……

紅：我呢，都喜歡。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喜歡熱鬧。

白：不可否認，女孩子比較文靜。

紅：你說得對，男生比較調皮，又很任性，管都管不住。

白：但那只是天性，長大就會好了。

紅：是呀，到了某個年齡，一定會改善的。

白：毫無疑問！

（一陣沉默。）

紅：我可以……

白：（溫和地）唔？

紅：上去……跟你肩並著肩，坐在一起？（他不語）雖然我很知道，你喜歡……我倆之間的……距離……（安靜。他似乎在微笑。）

白：老實說，我並不反對……

紅：（驚喜的）真的可以？！

白：只要妳不太……犯規。

紅：瞎操心！（有節奏的鼓聲響起。她配合著鼓的節奏，一步一步地踏上階梯最頂層，站在他的右邊。）

（鼓聲停止。她首次低頭俯看他，他仍然坐著不動。）

紅：（略帶要脅的語氣）除了我，你也沒有別人了。你別無選擇

喔！

白：（重複著）別無選擇？……

紅：（強調地）因為我，你的生命才有意義。唯有我可以幫你…

上。……門偶而會在某種程度上互相碰面，碰到這種情況，便會有……

白：哈，幫……

紅：（粗聲粗氣地）喂，你好嗎？（對他伸出一隻手。他看看那隻手，也伸出一隻手來。他們握了握手。）

白：（有點怯怯地）妳好！

紅：（以男子般的語氣）我可以坐在這兒嗎？

白：請坐！請坐！

紅：謝謝你！（她在階梯最右端坐下——與他保持著最大的水平距離）你知道嗎？

白：什麼？

紅：我們早就該如此了。

白：（不以為然地）是嗎？老實說，我現在又……

紅：反悔了？

白：倒不是那樣，只不過有點……

紅：不太習慣？

白：大概是吧！

紅：你為什麼不坐過來一點？

白：（抬起頭）嗯？

紅：或者是……我坐過去？

（他不置可否）

（頹牆邊，大提琴手緩緩浮現，輕奏著熟悉的泰綺思冥想曲。）

（在樂聲中，紅起身，以優美的姿態舉起雙臂，踩著芭蕾舞的步伐輕巧地滑向白。白仰起臉來看她。）

紅：（在樂聲中，恢復柔美的女聲道）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舞台劇劇本】

白：（柔順地）嗯，什麼？

紅：我想……唱歌……給你聽呢！

（她們相互凝視著對方，不動。）

（一陣急促的小鼓聲自琴音中猛然竄起，持續約三秒鐘。）

（隨著一聲響鑼，樂聲・鼓聲・燈光，同時嘎然而止。）

〔第二場結束〕

—第三場—

（白站在頹牆邊，把一個個灰色的牆磚疊成一堆，然後分批搬上階梯。紅手捧顏色鮮麗的雞毛撢子，以及一堆隱形的衣物，一盆隱形的花——這些隱形道具亦可用富暗示性的幾何積木或彩色布塊代替——在階梯上爬上爬下，並把這些東西分別安置在不同的階上。他們偶而會在某級階梯上互相照面，碰到這種情況，便很有默契地彼此錯開。）

（白把所有的著牆磚都運到階梯之上，開始在第三到五級階梯上堆疊磚塊，砌一座牆樓。）

（紅收拾著散落階上的衣物，正要下樓，不小心被散置的磚塊絆了一下。她發出「哎喲！」聲，忿忿地停下來瞪著白。）

（白恍若未聞，專心地在一邊堆砌他的磚塊。）

（紅咬咬牙，猛力將腳前的一快牆磚梯下臺階。）

（磚塊滾落，發出巨響。）

白：（停下工作，回頭）幹嘛！妳瘋啦？！

紅：你才瘋了呢！

（白凝視紅一會兒。）

白：我是瘋了。（繼續堆磚塊。）

紅：（將手中衣物拋下階梯狀）什麼意思？

白：（頭也不回地）就是那個意思。

紅：你的意思是，當初不該讓我（指指最高一層臺階）上到那層臺階上？

白：（逕自推著磚塊）……

紅：（兩三步跨上最高一階，雙手插腰）你不服氣？！

白：（不管她）嘿！（退到下一級階梯，欣賞著自己的作品。）

紅：說呀！

白：（佯裝不解）說什麼？

紅：……（忽然眉頭一皺，蹲下來蒙著臉哭泣。）

白：（煩躁地）多…唉，多麼…（他放下手中的磚塊，緩緩步上階梯。）

紅（蒙著頭）煩的話，就別理我……

白：不理……（回頭看看他砌的新牆）成嗎？

紅：我厭煩了……

白：厭煩？對什麼……厭煩？

紅：（抬起婆娑淚眼）這一切。

白：（眼睛仍盯著新的磚牆）一切？

紅：特別是它！（伸手指牆。）

白：（惡意地一拍掌）噢！我就知道！

紅：你為什麼要蓋這種東西？

白：為什麼妳不能了解？

紅：（站起來）算了！……（恢復常態地拾掇起階梯上的雜物。）

白：（開始跟著她喋喋不休道）告訴妳，這就是建設。我們偉大的家園，需要每一個勞動英雄…手攜手，肩併肩…共同合作…開發…改造，建設，為我們遠大的未來…後代子子孫孫…國家的前途……一齊努力，共同開創美—好—光—明—燦—爛—輝—煌—的一明一天！

紅：（忽然停下來）這種話，跟我講有什麼用？你為什麼不去對外面說？

白：（喃喃地）外面…？

紅：（指著階梯上的磚牆）那種東西為什麼不搬到外面去蓋？這裡空間已經夠小了。

白：（盤算著）也對……蓋在外面也好，就在原址重建……

紅：那種沒用的，虛有其表的東西……

白：怪了！還不都是妳要……

紅：等一下！

舞台劇劇本

白：啊？

紅：你忘了什麼？

白：咦，有嗎？

紅：你欠我的……

白：（驚訝地）我一欠一妳？

紅：你自然想否認。

白：喂，我可不知道……

紅：你無法否認，在我…還沒有上那層臺階以前，一直被你剝削。

白：哈哈！剝削？！

紅：…那時你總是洋洋得意的笑著，而我總是暗暗地哭……

白：（立刻收斂笑容）沒這麼嚴重吧……

紅：（悲憤地）…我甚至不能隨我高興唱我喜歡的歌！

白：（企圖解釋）那是因為……

紅：因為你自私！

白：天吶！

紅：你要賠償我！

白：賠償！怎麼賠償？替妳立碑？或者，把妳唱歌的對象請回來？

紅：（聲音一變）什麼……對象？請你說清楚！

白：（狠狠地）那個—細—長—眼—睛—的—男—人。

紅：（發出一聲尖銳的哀嚎）噢！我現在才看清楚你是個什麼樣子…怎麼樣的小人啊…噢…真是不幸啊我…嗚嗚。（一面繼續收拾，一面痛哭流涕。）

白：（有點手足無措地）喂…我真的…我不是有意的…真的…

紅：（坐下來，哭泣著哀嘆）悲哀呀！悲哀！悲哀！悲哀！……

白：（極其煩惱地坐下）別這樣…煩死了！煩！煩！煩！……

（隱約的大提琴調弦聲。他們不由自主地一齊朝向頹牆原址看去—

—除了零落的幾塊牆磚，那兒並沒有其他的動靜。)

(白恍若下定決心一般，又開始動手把堆在階梯上的牆磚再度搬回頹牆的角落，一塊塊重新堆疊起來。)

(紅見狀愣了一下，揩揩眼淚，隨即也動手收拾起散落階梯上的雜物來。)

(傳來一聲轟隆巨雷，接著是大雨傾盆之聲。)

紅：(抬頭望望天，高興地拋掉手中什物)啊，下雨了！

白：(丟下手中的磚塊)誰都知道，這種天氣不適宜戶外工作。

(雨聲愈來愈大。)

(白與紅一齊注視著天空，他們的表情由欣悅逐漸化為疑惑，再轉變成擔憂，終於幾近於恐懼了。)

白：(觀察著天色，一步步退往階梯頂層)好大的水！

紅：(注視著足下，亦一步步被逼往階梯頂層)淹水了，淹水了！

白：怎麼會這樣？

紅：(驚恐地向他求助)再這樣下去，我們會被淹…淹…淹……

白：(朝她怒吼)那個字不必說了！

紅：你就只會對我兇！算了反正我早就不活了！(痛哭流涕。)

白：(一面留意水勢，一面更生氣地咆哮)妳除了會哭還會幹什麼？！

(雨聲大得震耳欲聾。白與紅站在階梯頂層彼此怒目相向，比手畫腳地相互怒罵，不過他們的聲音被巨大的水聲所隱沒，以至於完全聽不見那些不堪的辭彙。)

(又一聲響雷。兩人一時震住不動。)

(雨聲漸歇。)

白：(望天)咦？雨好像停了……

紅：(看地)可是這洪水還沒退……

白：(凝望遠方，激昂地大聲唸出來以下口號)會的！總有一天，水會退的！總有一天，乾燥總會來到！

紅：神經病。（無奈地嘆口氣，在最高一階坐下，望著足下大水。）

白：（看看紅，也跟著坐在她旁邊）嘿！我說，這水淹得滿高的

……

（用腳碰觸看不見的水面，有輕微的水濺聲，顯示大水已淹到階梯之上，只是尚未及於兩人所坐之處。）

紅：現在怎麼辦？

白：妳會游泳嗎？

紅：呸，壞玩笑！

白：我只是想緩和一下氣氛而已。

紅：不如想點具體的辦法吧！等一等，這場大雨，這洪水……你看，會不會只剩我們倆活著啊？……（探頭遠顧）這一片汪洋……

白：不會吧！（站起來極目遠眺）這樣倒好玩咧…（悻悻地坐下。）

（兩人不約而同的雙手托腮，默望前方，偶然彼此互看一眼，又嫌惡地轉開臉。）

（大提琴聲出，奏出藍色多瑙河的樂曲。一名從頭到腳皆纏滿淡綠色紗布・雙手各執一支碧綠棕櫚葉的人，不住地掀動著雙臂，隨樂聲滑行著自左方出場；全身纏裹著橙黃色紗布・手執乾枯橄欖枝的人，動作如同前者，自右方舞進場來。）

（紅與白面無表情地托腮觀看。）

（兩名拖曳著紗布條的人在階梯前側手勾手旋了一圈，隨即分開。

兩人變幻著各種水上芭蕾的姿態與動作，分頭繞行階梯打轉。）

（紅的目光追隨著披綠紗者；白注視著披黃紗者的身影，直到兩名纏裹紗布之人再次聚合在階梯前面。）

（著綠紗者以仰泳姿勢；著黃紗者以蝶泳動作，分別從剛才各自所上場之相反方向下場。音樂停。）

(紅、白並做著，恢復了原姿勢。)

(半晌。)

紅：喂……

白：……

紅：(大聲點)喂！

白：什麼？

紅：剛才好好笑……我還以為……自己看見了兩條金魚呢！

白：那是垃圾……或浮屍……誰知道？

紅：是這樣嗎……

(一陣沉默。)

白：別老想著一些不切實際的事了！

紅：我希望…有條船……

白：嘖！才剛說妳……

紅：(不理他，自顧自說著)……若我們有一隻小船，就好了。

白：(不耐煩地)就算有船，要開去哪裡？！

紅：(生氣)哪裡都好，總比這兒強！

白：哈！這話應該是我說的才對吧？！

(兩人不再說話，繼續沉默著。)

(微微地水波之聲。)

(紅與白維持著原姿勢，開始以同一頻率輕微地左右搖擺起來，並且以夢囈般地口吻，規律地配合著雙人擺動吟誦著。)

(以下吟誦部分佐以大提琴撥奏聲及單音鼓聲陪襯。)

白：在黑的死水靜寂的小舟，我們朽索地等待著，並且逐一的死去

……

紅：默然間，我的周身只剩乾枯吟聲的友伴。

白：我仰首無怨的期待……

紅：於是有一帶蹣的大腳，輕緩地自暮灰中降下……

白：覆蓋了整隻小舟……

紅：未曾激起灼鑠……

白：我們在黑的死水之上……

紅：僅點染一圈柔和底浮沫……

白：便俱消失無蹤。

（他們沉默，但繼續無聲地・規律地左右搖擺著。）

紅：奇怪，我忽然覺得對你……有點罪惡感呢！

白：我不想否認，我也有類似的……感覺。

（傳來似某物划掠過水面的聲音。他們靜止不動。）

（一隻禽鳥撲翅的聲音，倏忽即逝。）

紅：那是什麼？一隻鴿子？

白：是群鴉……

（他語未畢，突然傳來一大片——總有好幾萬隻水禽——振動羽翼的聲音。間雜著聒噪的鳥聲，持續約五秒鐘方才遠去・消失。）

紅：（驚喜地望著階下）呀，水退啦！

白：（恍若夢醒）我早就說過了……

紅：（小心翼翼地步下幾階，做彎腰撿拾狀）家裡的東西都還再
 吶！

（不由自主地重新拾掇起來，一如她開場時所做的。）

白：（找到他的磚牆，機械化地堆疊著）我的城牆也一點也沒受損！

（後臺響起三聲響亮的鼓聲。一陣陣彩色拉炮自天灑落，彩紙散布在階梯各處。隨著「咻！咻！…」的彩炮之聲，一具鞦韆從天而降，慢慢地停在階梯的左前方。鞦韆上坐著一位穿藍色運動服的男子，朝觀眾席的方向扔出他手中最後一枚彩炮。待鞦韆停住後，他愉快地跳到地面上，拉了拉鞦韆繩子，鞦韆遂立即往上昇，收了回去。）

（白和紅俱停下手邊工作，瞪著他看。）

藍：（走向階梯打招呼）嗨！歡欣的日子！兩位好！

【舞台劇劇本】

（白和紅俱不答，彼此交換了一眼。）

藍：多麼幸福的一對！

白：你是誰？

藍：（指著自己的鼻子）我？是誰？

紅：到這裡來有什麼事？

藍：我來…？（敲敲自己的腦袋）我真糊塗！忘了先自我介紹。我

是中介人員，請多指教！（趨前欲跟白握手，白不信任地避開了。）

白：什麼中介人員？是房屋仲介嗎？我們不買房子。

藍：不是的，雖然性質有些兒類似…（轉向紅）我是故事的中介。

我收集，並且代為傳遞故事的訊息。不知道你們這兒有沒有好聽的故事可以賣給我，或者託我代售的？

白：（斬釘截鐵地）沒有！

紅：（感到興趣地在階梯上坐下）有什麼好故事嗎？講一個聽聽！

藍：你們有興趣購買…我剛剛聽來的…別人的故事？

白：（瞥了紅一眼）不好聽的，我們可不買。

紅：（催促道）說說看！

藍：咳！那麼我就……（扣了一下手指。）

（大提琴手在某個角落出現，以手指輪流撥弄兩根弦，為藍講述的故事伴奏。）

藍：（繞著提琴手，開始吟誦）

靠近那條十字路的交叉口

住著對貧窮的父親和孩子

父親白天辛辛苦苦地幹活

屯積了滿滿一倉儲的口糧

孩子到夜間總愛摸黑進去

把存糧稀哩嘩啦地吃個空

這就是那對父子的故事

這就是那對父子的故事

白：就這樣？這算什麼故事！

紅：那個沒良心的孩子！

藍：（微微一笑，逕接下去道）

有一天該來的時刻終於到

父親把孩子召喚到跟前來

告訴他他一直在不停的給

如今他決定要將一切收回

孩子哭訴他只會張口接受

從來不知道借貸還須償還

既然如此啊於是父親說道

你只好以你的生命交付

你只好以你的生命償還

（提琴手消失）

紅：什麼？什麼！那孩子的母親呢？這種事女人絕不會允許的！

白：（對紅）喂，這只是個故事罷了！（對藍）無論如何，這個故事太愚蠢了，我們恐怕不能購買。

藍：稍安勿躁，我還沒說完哩。你們以為我這故事是打哪兒聽來的！讓我免費奉送這個故事的結局吧——後來我到了那對父子的住處，向他們購買了這個故事的全部。這對父子事後還十分感謝我，使他們猶如陰陽之兩諧，從此過著和平幸福的好日子。

紅：為什麼？我不懂！

白：抱歉，我還是不能購買……

藍：（改變話題）您在做什麼活兒啊？蓋一堵牆？

白：（面露得色）噢，沒錯！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牆，而是一座……相當……不普通的牆。（開始繼續彎身堆磚塊。）

藍：的確不是一般的。

白：嚴格說起來，這其實是一座樓，只是還沒完工而已。

藍：（感興趣地）可否說說關於這座牆……樓……的典故？

白：你也想要出錢購買嗎？這個可不便宜……

藍：我聽過後才能決定。關於買賣這種事，必須是買方和賣方都基於自由意志同意後才算數的。

白：自由意志？當然！自由意志……

藍：而身為中介人員的我呢，既是買方，同時也身兼賣方。簡單說，我代表雙方從事……

白：這個我當然了解！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這座樓……這座城……的故事了吧？它保證值雙倍的價錢！

紅：（模仿白的口氣）天吶！

藍：請說！

白：（驕傲地拾起一塊磚砌上）這是身為人類的驕傲，也就是說，它是靠我自己一個人，辛苦建造的一堵牆……可以用來宣誓範圍，保護自己……

紅：（冷笑）還幻想自己是個…國王…想建立自己的王國呢！

白：想要成為君王之后——那是某個女人的夢想。不過即使她一直「引誘」我，我還是不為所動。所以，我改變主意，計劃蓋起一座城……用來證明我自己……

紅：造牆，是怕我侵佔到他的……

白：一座城！用來表示…

藍：一座城牆？

白：是一座城…也是牆…兩者的功能都有。總之，我建造它是為了證明・為了表示…

藍：向誰？

白：（一愣，正堆上牆頭的一塊磚跌落）什麼？

藍：向誰證明？向誰表示？

白：（挺直身子）問那麼多要做什麼？

藍：此刻我是買主，我有權要求故事的完整詳盡……

白：那我也有權——不賣了。

紅：（告訴藍）那只是他無事可做時，打發時間的玩具。他一直都是那樣的，像個小孩子。

藍：是嗜好的一種？

紅：如果說做無意義的事就叫做嗜好的話，那就是了！

白：少囉嗦！（向藍）她什麼也不懂！

紅：（走下來，對藍抱怨）為了滿足他的奇怪嗜好，受害者卻是我！

白：（湊近藍）別聽她的，她有被害妄想症……由她去。

紅：（將藍拉過來一步）他自以為是個烈士，孤獨的強人。天啊！

白：（攬著藍的肩膀，親膩地）自從她踏上了那級階梯，她就忘了本，她以為可以用強悍的態度來威嚇我，哼哼……

紅：（倚著藍另一肩，嫵媚地）我巴不得離開這裡，若是你願意替我想辦法，我可以為你唱一支歌……

藍：（掙開他們兩人）喲，我以為……看來你們這兒真的需要我。

紅：（嚷著）確實！

白：（大叫）但願如此！

藍：那麼，你們想我替你們做什麼呢？

紅：告訴他，要是他再綁著那根白布條，我就不再替他洗衣服了！

白：（摘下他的高禮帽，露出額頭上繫的白布巾來）從來，從來就沒有人要求她洗衣服……（衝著藍）他老愛裝作一副受虐待的模樣欺哄外人！（朝階梯方向吼道）就算是壯烈犧牲了，我也絕不把我的白布巾拿下來！

藍：您的頭沒有受傷吧？

舞台劇劇本

紅：他的頭很好，獨獨缺了腦子。（把手中的衣物拋向階梯後。）

白：（顫抖著繼續砌磚，咬牙切齒道）看吧，我必須為自己過去的

太過讓步而付出代價…但我必須忍辱先蓋好這座高樓……

（在頹牆最頂端用力放上一磚，立刻，牆又全部倒塌了。）

藍：等一等！等一等！你們是否有聽見一個聲音？……

（小鼓的聲音：「咚！咚！咚！」；「咚！咚！咚！」……）

藍：聽見了沒有？可愛的兩位！

（小鼓的聲音：「咚！咚！咚！」……地響著。）

（藍跟著鼓聲的節奏踏起步子來。白和紅跟著他，一面原地踏步，一面做起先前的工作來——白踏著步堆磚塊；紅踏著步做墾階梯·收衣服狀。）

藍：（跟著鼓聲的韻律唸）

現在我又獲得了新的故事

關於一個人和他的另一半

（「咚！咚！咚！」……）

在他們還未見過彼此之前

他們寂寞地幾乎要發了狂

（「咚！咚！咚！」……）

可是當他們擁有對方之後

卻需要第三位來居中協調

（「咚！咚！咚！」；「咚！咚！咚！」……）

（藍踏步至白的面前，白遂放下磚塊跟著他踏步繞階梯而行。）

白：（配合著鼓聲的韻律唸）

我曾經以為一個人太難過

所以要求另一個我來相伴

紅：（下樓梯加入踏步行列）

誰知兩個人差異實在太大

我敢說從來沒有天生一對

（鼓聲咚咚。藍率領他們重新踏上階梯。）

藍：（在第一階上喊）青天！

白：（跟著喊）白日？

紅：（也跟著）滿地紅？！

（鼓聲：「咚！咚！咚！…」）

藍：（跨上第二級階梯）自由？！

白：（不太肯定地）平等？

紅：（十分懷疑地）博愛？！

（鼓聲：「咚！咚！咚！…」）

藍：夠啦！（鼓聲繼續）我說夠了！（鼓聲停止。）

（藍在第三階中央停步，白・紅分站其左右二側。他以手勢交代他們在第三階坐下，他們照辦。）

白：（側頭看紅一眼，譏諷道）不錯嘛，平起平坐的。

紅：（白了白一眼）你竟然還能保留這個位階，恭喜恭喜！

藍：看著我，看我！聽我說——你們不要再囉嗦了。適當的閉口，會大大地有助於你們的溝通。當語言喪失了原有的功能，反而將成為最大的阻礙，絆腳的石頭。現在我講的，你們是否明白，那並不重要，我只要你們不用嘴巴，像個啞子，瞽者，殘障的人——靜靜地坐在那裡，讓我來代替你們傳達。（白與紅垂下頭，各有所思）我是中介者，我是媒介，代言人。暫時我將是你們之中的唯一聯繫；此時此刻，我將忠實地替你們發言。

（一陣奇異的沉默。紅與白好似兩個被處罰的小孩一般，垂首端坐在階梯的左右兩端。）

（藍走到他們之間，看看他們，又步上最高的一層階梯，在正中央坐下。）

藍：（像個大家長般，微笑地輪流看了下方兩側的紅與白一眼）你們有什麼話要說的？

（紅緩緩抬起頭，以祈求的目光，默不作聲地專注凝視著藍。）

藍：（看著紅，會意地點點頭，轉面向白，柔聲轉達）記不記得…

…那個颯著金銀色風砂的混沌早晨？

（白猛然抬頭，驚訝地轉身看著道破他隱密的藍。）

藍：（看了白一眼，點頭，復轉頭向紅轉述）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了？妳還記得？那是我們初見面的那天，那個時候……

藍：（凝視紅一陣，轉向白）那時你總是看著我，投奔我，給我許

多…（轉向紅）而妳總是展開雙臂接納我，擁抱我……

藍：（向白）你負責灌溉…（向紅）妳細心培育…（向前）我們

一直分享彼此……

藍：（頓，復轉向白）我們一同出生，卻身處在兩個不同的地方…

……（轉向紅）妳原是我的骨中之骨……（向白）肉中肉…

（面向紅，聲若呢喃）我們曾為一體……（向白）曾是一體…

…（垂下眼簾）僅需要回憶起最初……（低語著）還有最末的

時刻……沒有支配者，僅有合一……不同類的契合。

（紅・白兩人目光交接。）

（大提琴手出現在階梯旁，拉奏著泰綺思冥想曲。）

（三人恍若被催眠一般地各自低下頭去。）

（大提琴手隨角落的燈光逐漸隱去。）

（一聲鼓響。）

（白與紅不約而同抬起頭——白向右上方看，紅向左上方看——兩人的

目光都集中在坐於階梯頂層正中央的藍身上。）

藍：（受到感應地抬起臉來，面對著觀眾，輕道）我們……和好

吧？！

（燈光全亮，一片通明。）

白：（回身看藍）你究竟——是誰？

紅：（也轉身，微微立起之姿）對啊！你如何能窺破我們的——私

密？

（後臺逐漸響起密集的擂鼓聲，彷彿有東西呼之欲出。）

藍：（平靜地對白）我代表你，（對紅）也代表妳。我是中介者，折衝・協調，代替雙方發言。（頓）我的時候將到。

（停頓一秒。燈光開始閃爍不定，短路的前兆。）

白：天下沒有這種沒立場的人！你是間諜吧？

紅：是敵人還是朋友？你令我感到不安……

白：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藍：難道我不也是個…人…嗎？

紅：（激憤地）除非你宣誓——站在我這一方！

白：（怒吼著）不屬於我這一邊的，沒有資格站在此地說話！

（安靜一秒。）

藍：（笑著搖頭）你們非要樹立一個敵人，才能夠彼此合作嗎？

……

觀眾中之一位：（趁著燈光明滅之際，朝場上叫喊）殺了他！

（燈光全暗。）

（童子軍的擂鼓聲，以及有節奏的誦唸聲響起。）

童子軍：（os）一二三，木頭人！

（燈驟亮。藍保持原姿勢未動。紅與白面面相覷，欲蠢動的姿勢。

他們在光中靜止，不敢稍動。）

（燈光全暗。）

童子軍：（os）一二三，木頭人！

（燈驟亮。紅足跨第六級階梯，做欲襲擊藍的姿勢；白已跨上第八階，雙手做欲推藍狀；藍立起，伸開雙臂做抗拒狀。三人俱保持僵硬不動的固定姿勢，在剎那的光照下呈一幅靜態畫。）

（燈光全暗。漆黑中接連傳來如下的聲音：藍的一生慘叫・重物墜地聲・大提琴高音滑落聲・最後一聲鼓響。）

（一片寂靜。）

（擦火柴聲。場上漸有燭光亮起。）

（沒有藍。白與紅高據最上一層階梯愉悅地併坐著。他們中間的豪華燭臺上燃著美麗的蠟燭。兩人的手中各持一高腳杯的酒。）

紅：（嫵媚地微笑著低語）多久了？

白：沒有好久吧！

紅：你不會對別人說吧？

白：當然！妳會嗎？

紅：不……！

白：畢竟，這件事我們兩個都有份。

紅：雖然滿可憐的，可是…誰叫他要多管閒事呀？！

白：特別是人家的家務事。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

紅：但託他的福，我們的關係…好像改善了一點。

白：也不完全靠他吧？！實際上，我一直在懷疑……

紅：懷疑什麼啊？

白：懷疑那傢伙…是否真的「存在」？

紅：經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有點……

白：想想看，這個世上怎麼可能會有人知道我們兩個的密秘……

紅：對呀，不可能的事……他該不會是我們幻想出來的人吧？

白：（篤定的）虛構的人物！

紅：啊，那麼說，我們並沒有……並沒有做……那件事？

白：肯定的，那也是一種幻覺。

紅：那太好了！他根本不存在嘛！本來我還有點罪惡感。

白：不，一切的成就——包括我們的言歸於好，都是我們自己努力

的成果。或許它是短暫的……

紅：說的對！但讓我們為這短暫的和好，乾一杯？（舉起酒杯。）

白：（亦舉杯相對）乾！

（他們碰杯。）

（後臺復響起電唱機奏大提琴泰綺思的音樂，最後一個小節。）

（倒塌的頹牆之後，右後方舞臺的半空中，出現了坐在鞦韆上的藍。

舞台劇劇本

(幕落下。)

—劇終—